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台灣華人婚姻中的控制觀

Control Beliefs in Chinese Marriage

doi:10.30074/FJMH.201112\_24(4).0004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24(4), 2011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4(4), 2011

作者/Author：張思嘉(Szu-Chia Chang);郭士賢(Shih-Hsin Kuo)

頁數/Page：583-61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1112\\_24\(4\).0004](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1112_24(4).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台灣華人婚姻中的控制觀

張思嘉 郭士賢

**研究目的：**西方的控制觀理論都是從主客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出發，將外在世界與個體視為分離且獨立存在的實體，因此西方的控制思維不是指向外在世界，就是指向個體自身。在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天、地、人三才並立的宇宙觀中，人與週遭環境及大自然變動規則之間，存在著類比式的互動關係，形成一套天時、地利、人和三大因素共同促成事情發生的觀點。上述天人類比的宇宙觀，以及神人相通的多神宗教信仰，共同型塑了華人特有的控制思維。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驗證研究者所提出的華人控制觀的理論概念，建構一份華人婚姻中的控制觀量表，並考驗該量表之效度及信度。**研究方法：**根據之前深度訪談的內容，研究者整理出七種華人控制觀類型，編製了「華人婚姻控制觀量表」，並以台灣地區378位已婚成人為樣本，進行施測。研究結果：因素分析的結果初步證明了七個控制類型的存在，且不同性別、年齡及宗教信仰的已婚成人會採用不同的控制觀點去因應婚姻中的問題。**研究結論：**研究結果支持華人多面向控制觀的特色，研究者並討論理論後續發展的方向。

**關鍵詞：**控制觀量表、婚姻關係、性別差異、年齡、宗教信仰

---

張思嘉：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社會心理學、家庭心理學、親密關係、社會認知。(通訊作者；E-mail: scchang@cc.shu.edu.tw)

郭士賢：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助理教授；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心理學博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華人控制觀、文化心理學、宗教心理學、基督教教牧諮商。

收稿：2010年04月14日；接受：2010年08月31日。

## 一、控制觀的理論回顧

自六〇年代以來，心理學的控制觀(Locus of control)理論算是少數長年下來仍然受注意的研究題目之一。它不但是實驗室內的研究題材，亦可用在人格心理、臨床心理及教育心理上的因應(coping)研究。站在心理學本土化的反省觀點，這個理論畢竟是西方文化下的產物，直接用在中國人身上做研究雖然不能說行不通，但是總有不夠貼切之處，值得再次反思其理論，並思考將該理論本土化的可能性，以期能更貼切描述華人的控制觀，並與西方現有理論互相對話。以下先對該理論做簡短的回顧，再嘗試提出較具本土特色的控制觀理論。

### (一)內外二分

控制觀的概念係由美國的心理學家Rotter, Julian B.(1954, 1966)首先在他的社會學習理論中提出。該理論主要探討個人日常生活中對自己與周圍世界之關係的看法，並期望能夠解釋人在某個情境下的行為。根據Rotter的理論，個人的行為可以他的價值觀(value)、期望(expectation)以及他所處的情境(situation)加以預測。如果個人相信在某個特定情境下，可以透過自己的行為來得到某個增強物(reinforcement)，而且是在一定的機率內可以得到該增強物。如果這個期望在相當高的機率內可以實現，則控制的來源是在個體(individual)自身，稱為內控信念(internal control belief)。反之，如果這個期望實現的機率相當低，則控制的來源在外界(environment)，稱為外控信念(external control belief)。

其他心理學者也發現Rotter這一套內外二分的控制信念理論失之太簡，繼而提出補充。例如Levenson(1974)認為Rotter理論中所謂的「外控」其實應該再區分成偶然(C=chance orientation)及他人(P=powerful others orientation)二個不同類型才算清楚。當然，Levenson也提出了他的修正版問卷及分析方法，他把原本I-E(內控－外控)二個變項擴充成I-P-C(內控－他人幫助－機會)三個變項。

### (二)初級與次級

繼Rotter之後，在理論探討上比較有創新觀點的是Rothbaum、Weisz及

Snyder(1982)所提出的二階段理論：初級控制(primary control)與次級控制 (secondary control)。所謂初級控制是指個體(individual)去改變外在的事實，例如嘗試改變其他人、改變環境、或人與人的關係等等。而次級控制是指個體改變自己去配合外在環境，例如調整自己的期望、設立的目標、個人的態度以及對事情的看法等等。Rothbaum等人(1982)認為有許多行為看似可以歸為Rotter理論中的外控，但若仔細加以觀察，當事人並未放棄控制的動機，只是調整自己的想法去接受不可控制的狀況。這種控制方式通常出現在個體改變環境的企圖失敗之後，因此控制的方式有所謂的初級與次級之分。

在這個二階段控制理論提出後二年，Weisz、Rothbaum及Blackburn(1984)發表一份比較美日二國受試者的跨文化研究結果。Weisz等人(1984)指出，相較之下，美國受試者傾向於使用初級控制策略，而日本受試者在他們的社會中較常採用次級控制策略，而且也較不期望使用初級控制策略直接去改變事實。數年後，Morling及Fiske(1999)從東方文化的觀點出發，提出「和諧控制」的概念來補充Rothbaum等人(1982)對次級控制的說法。她們指出東方文化中注重整體(holistic)的世界觀使得人們傾向採用彈性(flexible)、適應(adjusting)的方式與他們所處的環境取得協調。在這種控制觀下，個人會接受事物的本體、接受自己的角色與他人的關係及命運的安排，而不會嘗試去改變外在的環境(黃曬莉、鄭琬蓉、黃光國，2008)。

### (三)西方的其他觀點

此外，在發展心理學的領域中，有學者嘗試以控制理論的觀點探討成年人對個人人生目標的追求與調整。Brandtstädter與Renner(1990)指出，在成年人的心中，人生有許多值得奮鬥追求的發展目標，但是在人生過程中，並非每一個目標都會達成，隨著年齡的增長及身體的老化，許多當年立下的人生目標必須要調整或是放棄。就在這調整人生目標的過程中，堅持目標到底(assimilative strategy)或靈活改變目標(accommodative strategy)是二個交互出現的心理歷程，與初級、次級控制有神似之處。Heckhausen與Schulz(1995)則是從評估「得」與「失」的角度看一個人的發展過程，特別是在中老年階段，受到生理機能老化的限制，人本身會在得漸少、失漸多的狀況下，對自己的生活目標做選擇性的改變(selective compensation)，而這選擇

性的改變最終會趨近於一個主觀的最佳狀態(optimization)。這整個選擇性的改變及個人生活最佳化的心理調適歷程則視為是個人對人生的控制之追求。

#### (四)本土的觀點

除了歐美及日本學者之外，楊中芳(1992)在詳細而全面地探討中國文化及中國人「自我」(self)的特色之後，也為「控制觀理論」的本土化研究提出深具啟發性的思考方向。她指出，若直接用Rotter的量表來研究中國人的控制觀，則會發現中國人的外控性較強。但是在研究「應對行為」(coping behavior)時卻會發現中國人要求靠自己解決問題的動機也很強。她認為會出現這些矛盾的研究結果是因為西方的控制理論常將「控制來源」及「控制動機」混為一談，一個人會有控制的動機是因為他發現控制的來源在他自己手中。相反地，如果控制來源在外，那麼他就應該不會有動機去控制。

而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強調自制與自省，講求「克己復禮」的精神，自立自強的觀念在整個價值體系中佔有很重要的份量。很多時候若要取得控制，中國人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先看自己處在什麼樣的情境中以及自身能做什麼改變，而不是直接先去改變他人或環境。因此她建議要捕捉住中國人的控制觀，不應該再集中注意力在區分內控或外控、初級或次級，而是要在區分控制的來源與動機之外，還要加上「自立」(self reliance)這個變數。特別是中國人的「自控」方式的多樣性更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題目。

#### (五)本研究的觀點

在上面的理論回顧中，我們看出西方學者提出的理論已經從最早期的主客二元對立(內控vs.外控)漸漸轉變成主客互動(初級→次級控制)的觀點(郭士賢，2002)。但是，無論是主客對立或主客互動基本上都與華人傳統宇宙觀對主客體的定位不相同。華人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之基本態度一向強調所謂人與天地萬物一體或天人合一的概念；而且自兩漢至今的二千多年來，大體上都接受這種看法(余英時，1984)。實際上，對天人合一思想的意義各家學說一直沒有共識，例如原始道家倡導「順應自然」，而儒家倡導「道德理想」，術士主張「應合天數」，還有如丹道派道士所

追求的「白日飛昇」等等(呂理政, 1990)。但是不同意義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理念上均排斥一個與社會或個人對立的天或自然, 而視天、人、社會為一個均衡而和諧的整體。因此, 追求天人的合一與和諧均衡成為華人普遍的理想與價值觀, 此一理想也深深影響著人們的行動與生活方式(李亦園, 1996)。在這種宇宙觀之下, 人與天之間有一種內在的涵攝關係(黃光國, 1988), 二者之間可以透過一種「類比對應」的原則互相推論, 而且這種類比對應關係無法用科學的方法加以驗證(郭士賢, 2002)。

郭士賢與張思嘉(2004)指出, 這種「行動主體」與「外在世界」之間互相涵攝的宇宙觀, 落實在具體的生活中, 使華人對一件人生大事的形成或發生的看法傾向採用整體(holistic)或「多面向」(multidimensional)的因果思維。對於人生事件的發生的原因及相對應的處理方式, 除了強調邏輯的原因之外, 還需要配合關係的、類比的、宗教的及超越的因果思維, 才能較完整的說明與解釋。也因此, 在面對人生中的各種不同的情境及生活中的壓力事件, 華人可能會有較多元的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Chang, Chua, & Toh, 1997)。經過上述文獻分析與理論反思的過程, 研究者提出以下幾種華人可能會有的控制觀類型。

### 1. 邏輯的控制(logical control)

這是一般人常用的方式, 也是在碰到日常生活事件時最常採用的處理方法。特別是面對所處的生活環境中的物質的、物理的或是生物性的問題, 常常會先運用邏輯的思維, 找出解決該問題的方法。例如我們要出門去上班, 從家中到工作場所, 要如何走路或是運用什麼交通工具等等, 其中所運用的正是邏輯思維。又例如感冒, 我們會認為是受到某病毒感染, 經過吃藥、休息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漸漸痊癒; 人際關係出現問題時則試著與對方溝通說明。這些都是運用邏輯的因果思維來理解在食衣住行中所遇到的問題, 每一個待解決的問題都有其可理解及可操作的原因。

就行動的層面而言, 人們一方面會以邏輯的角度思考或解釋事情形成的前因後果, 另一方面也將自身的行動視為參與在整個因果體系中的一部份, 在自身行動與事情的結果之間有著清楚、可理解的邏輯因果關係。因為有邏輯的因果思維主導行動的產生, 這類的行動也可以稱為工具性的行動(instrumental action) (Eckensberger,

1990)。因為個人對行為及行為結果間的關係有清楚的掌握，此類的控制觀點也類似Rotter所謂的內控或Rothbaum所提出的初級控制。

## 2. 關係的控制(relational control)

在華人社會中，「關係」有著特別的意義。黃光國(1995)清楚指出關係的二個重要層面：首先，關係是一種「人倫」，就是人與人的實際關係，這個層面偏向於靜態的社會結構；其次，關係也是一種「資源」，就是指拉關係或套關係，這個層面偏向動態的互動現象。陳介玄與高承恕(1991)則指出，關係指的是某種通向特權的特殊管道，這種特權不是每個個人或團體可以任意得到的，而是隨著個人權力的多寡、團體的強勢與否，而有所變動。

關係做為一件事情的成因之一，它所引發的行為並非單一的，而是一連串的複雜的行為。黃光國(1988)在探討人情與面子的問題時指出，為了建立或維持一份關係，人們運用了相當複雜的考慮方式，其中有工具性的思考、情感性的思考、以及混合性的思考。在這諸多考慮之下所引發的行為其實相當多樣，但是其最終目的都是指向要達成原先的目的。

就生活經驗而言，無論是工作環境或家庭生活中的相處，華人社會中講究人際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需要花心思去經營。在整個人際互動過程中，若詳細分析起來還有許多的因素在運作，要解讀華人社會關係網絡的諸多面貌，還需要其他進一步的研究(例如：黃懿慧，2002)，但是我們仍然看到「關係」在解決人際衝突時被當做一類有效的手段，在「關係」與「結果」之間有一種必然的關聯。

在這樣的觀點之下，「關係」變成一個人的成就背後一個不可缺的、決定性的因素，就像個人的努力一樣重要。它雖然不能任意做工具性的操弄，但是它是可以培養、經營的；擁有良好關係也不一定能保證事事亨通，但是它往往是一件事情成功與否的必要條件之一，甚至於是有決定性影響的因素。

## 3. 類比的控制(analogical control)

類比的思維方式早在《周易》中即已發現，例如《繫辭下》：「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段話說明了伏羲氏把「天文」(physical world)跟「人文」(social world)二個領域做轉化性的類比。從今天的理解角度看來，天文與人文二者之間是互相獨立的領域，但是《周易》則主張人與自然都遵循共同的規律，因此透過觀察天文的變化，便可從中瞭解人世的吉凶順逆(李國安，1989)。以《周易》的這個觀點為基礎，後來經過歷代民間有志研究的學者不斷增補，逐漸發展成今天我們所見的命理風水之說。命理風水之說的理論或流派相當多，無論是哪一種推算方法，其探討的對象都是透過對大自然的變動規則的解讀，對應到人事上面，用以解釋或預測個人的遭遇。

對應大自然的時空秩序(例如選在好日子結婚)與個人的幸福(例如婚姻生活美滿)，二者之間其實找不出任何邏輯的因果關係，但是人們相信選在好日子結婚應該會對婚姻生活有所助益；更重要的是，許多人擔心如果不這麼做，真的會給婚姻生活帶來什麼不幸。如此看來，在類比思維之下，因與果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合乎邏輯，因果之間的作用是類比的，也就是說二者之間有一定程度的對應關係，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互相對應。我們很難明確的說「採取這個行動百分之百會有助於那個結果的產生」，反而是「不採取這個行動很可能就不會有那個結果」。具體的說，例如選在良辰吉時結婚不保證夫妻關係良好，但是不在良辰吉時結婚恐怕會對婚姻關係有不良的影響。這樣的類比思維深深影響了人們對事情來龍去脈的理解，也對許多行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 4. 宗教的控制(religious control)

台灣民間宗教信仰帶有濃厚的佛教及道教色彩，被學者們稱為「普化的宗教」(diffused religion)，因為其教義、儀式及組織都與其他世俗的社會生活制度混合為一(Yang, 1961)。普化的宗教與信仰具備擴散的特質，並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表現在許多不同的生活面相上，包括祖先崇拜、神靈信仰、歲時祭儀、生活禮俗、時間觀念、空間觀念、符咒法事及卜卦算命等等。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向神明求告的事情包羅萬象，幾乎生活上可能遇到的大小事情都可以成為祈求神明幫助的內容。簡單的說，台灣民眾當中許多人相信，生活的平順與否都跟神明有關，神明若是不保佑，災難或厄運隨時會臨到自己頭上；相反的，若是神明出手相助，無論是

指點一個方向或是直接介入促成事件的改變，都能幫助人解決眼前的困難，使所遭遇的困境產生正面的結果。另一方面，由西方傳入的基督教及天主教的信徒則相信藉由禱告或向牧師(神父)告解的過程，會得到上帝的帶領而度過難關。

雖然神靈的存在仍然無法以科學證明，但是許多人的宗教經驗中都確知有神明在保佑或是有來自陰間的鬼神會騷擾人，另外有些人縱使沒有直接體驗鬼神顯靈的奇妙經驗，也能夠從旁人的經驗中感受到靈界的力量，進而相信神靈以其超越想像的能力幫助人的可能性。

## 5. 超越的控制(transcendental control)

民間信仰除了帶有強烈的功利思想之外，佛教及道教的教導也雜揉在其中，並廣為流傳，特別是有關個人修行、做功德的部份，對信徒的影響相當深遠。在佛教的觀點中，今生所受的一切順遂或災厄只是業果，前世所作所為才是導致今生所承受的一切的真正業因。這跨越二世之間的業力因果關係錯綜複雜，很難加以詳細說明。人所能做的是從此刻起，覺悟這複雜的因果報應的規則，轉而從改變自己的心思意念與一切習慣著手，從當下開始種下善因，給自己此生剩餘的時間，或是來生的遭遇累積好的因，以便在未來承受更好的果。

在民間信仰的善書中，我們也看到教導信徒要行善積德的諸多故事(鄭志明，1993)。其中最廣為流傳的故事是「了凡四訓」，並在故事的末了詳細列舉「功過格」，將人的行為依其善惡化約為具體的分數，行一件善事得若干分，做一件惡事減若干分等等。依此具體準則，一般信眾可以警惕自身行為，以免多行不義之事而累積太多負分，最後遭到懲處死後下地獄的厄運。

在上面這二個宗教教導中，無論是修行或是積陰德都有很濃厚的宿命色彩，人面對眼前所遭遇的事件都應該想到它是累積許多因緣所造成，其中包括自己過去(或前世)所作所為而導致，雖然不是全然的命定，但是也已經早就埋下伏筆，遲早要遇到的。在這當中不必有另一個神明的介入，全憑個人對自己的心思意念以及行為人的克制與調整，就可以累積陰德，種下善因，進而改變命運。

## 6. 克己(self-modification)

從生活經驗或宗教信仰得來的領悟，有時使行動者不再積極以各種方法改變外在環境，轉而改變自己，讓自我完全融入整個宇宙的因緣聚散的次序中。採用這種觀念時，人們相信雖然無法直接做些什麼改變眼前的問題，但是透過自我克制、忍耐、退讓、耐心等方式，隨著時過境遷，事情本身就會有改變。此類控制觀接近楊中芳(1992)所指出的「自控」(self reliance)以及Rothbaum等人(1982)所提出的次級控制(secondary control)。它的控制對象不是向外指向環境，而是向內指向自我，透過自我內在的提升或轉化，做為改變事實的手段；就外在可觀察的行為而言，是透過刻意不採取行動或不做出一般的反應，來改變事實。

## 7. 外控(external control)

最後一種是完全的外控，也就是認為事情完全操之於他人之手或外在因素，自己無論做什麼都不能對事情產生任何的更動或影響。受到道家及佛家思想的影響，「相信一切自有定數」的想法普遍存在於一般華人的人生哲學中。而遵循儒家的政治理想所建構的緊密複雜、階層分明的社會結構，也使得大多數(特別是中下階層)的華人習慣安於自己的角色與處境，而不會積極的嘗試做改變(Chang et al., 1997)。

# 二、控制觀與華人的婚姻關係

從理論上來說，上述華人的多面向控制觀可以在生活的各個層面中表現出來，但因研究者的興趣在於了解華人的婚姻關係，我們將從擇偶及婚姻調適歷程來探討控制觀在華人婚姻生活中的體現。在傳統的社會，「父母之命」及「家族結合」是華人婚姻關係的特徵。子女的主婚權操控在雙方家長之手，對於婚後雙方扮演的「角色」也有嚴格的規範。相對而言，現今台灣社會的適婚男女能夠自由選擇交往對象，在婚姻中的互動方式也從以往的以「角色」為主逐漸演變成以「情感」為考量(張思嘉，2001；利翠珊，2000)。也因此，華人婚姻中的控制觀將展現更多元的面貌。

在一項「緣與婚前關係發展」的研究中，張思嘉及周玉慧(2004)以新婚夫妻為對象，採用深入訪談及描繪配偶關係發展圖的方式探討緣在關係形成的過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該研究的結果發現，雖然許多受訪者認為是一些機運(如緣分)、巧合(外在或環境因素)讓雙方開展彼此的關係，但關係的持續及維持，依賴的仍是自身的努力與經營(內在或個人因素)。在面臨對關係的重大決定時，有些受訪者會藉由禱告或請法師開示的方式，尋求解答(宗教的控制)。而在雙方關係確定後，許多當事人或父母更會藉由合八字、看日子等方式(類比的控制)以求確保日後雙方婚姻的幸福，這些現象說明了華人控制觀中多面向的特性。在擇偶的歷程中，有些影響關係發展的因素是透過「個人的努力」可以達到的，有些是透過自身關係網絡(如他人的介紹或撮合)」的居中協調所促成，有些則是前世的因緣果報，是命定的，無法改變。而除了本身的努力外，個人也可藉由算命、合八字、擇期結婚等方式，對原本無法控制的因素產生控制知覺，因而達到使自己日後婚姻生活幸福美滿的預期結果。

算命、合八字、擇期結婚是否真的保證婚後幸福美滿，很少有人會有確定的答案，但華人「信命而不認命」的心態，使大多數人相信藉由合八字、擇期結婚等行動可以達到順應大自然變動順序的目的，因而從中獲得個人的利益。這種控制的概念(即前述類比的控制)既不同於Rothbaum等人(1982)所提出的「初級控制」(因為控制的對象是自己無法掌握的)，也與「次級控制」(因為改變的對象不是自己)或外控(因為個體仍保有控制的動機)不同，可說是華人特有的一種控制觀。

控制觀在華人婚姻生活中的展現不僅在擇偶歷程上，更在婚後的調適(adjusting)及問題因應(coping)的歷程中。雖然適婚男女透過雙方的交往、合八字及擇期結婚等方式，希望達到婚後婚姻幸福美滿的結果。但在漫長而互動緊密的婚姻生活中，仍然必須面對雙方意見歧異而產生的衝突及外來的壓力而導致的婚姻危機。在面對這些婚姻衝突及危機時，夫妻雙方如何調適及因應？在最近的一些有關夫妻衝突歷程的研究中，劉惠琴(1999)指出華人文化中儒道兩家所共享的「和諧」及佛學中的「超越」的辯證觀點影響華人對衝突的看法及因應方式。也因此，在面對婚姻中的衝突時，「溫和說服」、「運用外力」、「想開自渡」、「祈求」、「行善以求回報」等都是個人(特別是妻子)常用的因應方式。利翠珊與蕭英玲(2008)亦發現「忍讓」是華人夫妻經常使用的因應困境方式，婚姻中夫妻的忍讓行為可以使夫妻間外顯的衝突減少，因而提升雙方的婚姻品質。

在「順天應天」、「以和為貴」的文化傳統及「信命而不認命」的文化觀點

airiti

下，在台灣社會中生活的夫妻對於婚姻中問題的因應態度是否呈現前述華人控制觀的特色，因而展現邏輯、關係、類比、宗教、超越、克己及外控等不同的觀點？根據以上的理論架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驗證研究者所提出的華人控制觀的理論概念，建構一份華人婚姻中的控制觀量表，並考驗該量表之效度及信度。由於過去的研究曾經指出控制概念會因個人的生活經驗而有差異(如性別、年齡)(Brandstädter & Renner, 1990; Heckhausen & Schulz, 1995; Levenson, 1974)，而前述之理論架構亦指出宗教信仰對控制觀的影響，本研究亦將進一步探討不同性別、年齡及宗教信仰的受訪者在控制觀上的差異，以使相關理論更為周延。

### 三、研究方法

誠如上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驗證研究者所提出的華人控制觀的理論概念，建構一份華人婚姻中的控制觀量表，並考驗該量表之效度及信度。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進行的步驟如下：

#### (一) 預備性研究

在理論建構的過程中，研究者即先行進行了一個預備性的研究。我們邀請到22名不同婚齡或婚姻狀況(包括離婚、喪偶等)，即具備不同婚姻經驗的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訪談的重點主要在了解受訪者在婚姻關係中對於適應問題的處理與婚姻危機的經驗與因應方式(訪談問題請見附錄1)。訪談後進行內容分析，並與先前蒐集到的文獻資料進行對話與增補，初步整理出前述之華人的七種控制觀類型(註一)。

為了驗證上述理論概念，並發展華人婚姻關係的測量工具，研究者接著根據質性研究的結果進行「華人婚姻控制觀量表」的編製。在編製「華人婚姻控制觀量表」的過程中，研究者一方面參考西方文獻中現有的婚姻控制觀量表，另一方面則以上述華人的控制觀理論為主要架構進行量表題項的編寫。在編寫題目的過程中，各題項的遣詞用字盡量參考質性訪談資料中受訪者的用詞。在每一種控制觀各編製四到五個題項的原則下，量表初稿共計有32題。

量表初稿編製完成後隨即進行預試，由大學高年級的學生利用假期返鄉期間尋

airiti

找已婚的受訪者，並進行面訪。第一次預試的有效受試者共有177人，其中男女約佔各半(男性為51%，女性則為49%)，年齡分布在20至77歲之間。根據所得到的資料進行因素分析，修改問題的遣詞用字，刪除意義不清或混淆的三個題目，並增加七個新的題目，修改完後量表的題數共有36題。

## (二) 正式施測

### 1. 研究對象

正式施測階段由受過問卷施測訓練之20位大學高年級的學生利用暑假回到他們的居住地(分布在台灣北、中、南及東部之各縣市)，各自尋找適合的受訪者約20位，以面訪方式進行施測。由於經費的限制，我們無法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取樣本，也因此，下列研究結果可能會受到樣本偏誤的影響。在找尋受訪者時，我們要求施測者必須考慮並兼顧受訪者在性別、年齡、居住區域之異質性。經統計後共回收378份問卷，受訪樣本之特徵將呈現於後。

### 2. 研究工具

正式施測時所採用之研究工具為預備性研究中經修訂過後的婚姻控制觀量表，另外增加有關個人基本資料之題項，以及訪員在面訪後所填寫的訪員觀察紀錄表。

## 四、研究結果

### (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婚姻中的控制觀，所有受訪者必須具備婚姻經驗。在所有回收的378份有效問卷中，男性有162人(佔42.9%)，女性有216人(佔57.1%)，年齡介於20至80歲之間，而且分居台灣北(佔34.1%)、中(佔32.1%)、南(佔20.1%)、東部(佔12.7%)各縣市。扣除2份未針對婚姻狀況作答，其中有335位受訪者的婚姻狀況為夫妻同住(其中有6人結婚二次，1人結婚三次)，19人因工作或其他因素沒有住在一起，10人正在辦理離婚或分居中，12人有結束婚姻經驗(10人離婚，2人喪偶)。除婚姻狀況之外，表一是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與宗教信仰的分布摘要表。

表一 受訪者教育程度與宗教信仰

	道教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其他	無	總和
小學以下	5	6	—	—	2	1	—	14
小學	17	22	2	—	—	2	—	43
國初中	15	32	2	—	—	4	6	59
高中職	31	58	4	6	—	6	25	130
專科	14	19	5	—	—	4	15	57
大學或學院	12	15	1	2	—	2	24	56
研究所及以上	1	4	1	2	—	—	5	13
總和	95	156	15	10	2	19	75	372

## (二) 因素分析效度檢定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建構一份華人婚姻的控制觀量表。為了解本研究的36題量表是否能夠有效支持理論中所指出的七種不同的控制觀，我們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方法。以主軸分析及直接斜交的方式總共找出七個因素，這七個因素總共解釋了57.90%的變異量(因素負荷數值參見表二)。根據題目內容，並參考從訪談得出的理論架構，我們確認因素一可以命名為類比控制，因素二是邏輯的控制，因素三是關係控制，因素四是超越控制，因素五是宗教控制，因素六是外控，因素七是克己。

## (三) 內部一致性分析

因素分析的結果各題分布之狀況與原先的架構大致吻合，但有二題原先預定測量宗教控制及一題原先測量超越控制的題目在類比控制的負荷量最高。這三個題目都與民間信仰或習俗有關，顯然利用民間信仰中的一些儀式來處理婚姻中的問題，在一般人的觀念中與算命或看風水類似。另外有兩題因在各因素的負荷量不明顯而決定刪除。各分量表的題數如表二，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  $\alpha$ )則分別為：類比控制.85、邏輯的控制.79、關係控制.70、超越控制.81、宗教控制.77、外控.75、及克己.74。

表二 婚姻控制觀量表之題項及因素負荷量 (續下頁)

	因子						
	1	2	3	4	5	6	7
4 如果夫妻之間有問題，可以去廟裡拜拜(問神明)，請求神明指示。	.760	-.164	.099	-.251	.251	.277	.092
3 我相信算命可以幫助我處理婚姻中的問題。	.746	-.182	.144	-.198	.278	.206	.058
22 我相信請法師做法(例如祭解、補運)，可以幫我處理婚姻中的問題。	.708	-.175	.067	-.388	.360	.175	.215
9 我認為如果雙方的生肖犯沖，會導致婚姻不合。	.684	-.270	.040	-.143	.254	.249	.312
21 祖先的牌位或祖墳的位置與子孫的婚姻與家庭是否幸福有關係。	.651	-.066	.176	-.565	.165	.146	.315
15 適度調整家中的風水，可以讓婚姻問題逢凶化吉。	.636	-.006	.359	-.427	.273	.095	.240
31 如果兩人八字不合，最好不要結婚。	.581	-.196	-.011	-.322	.132	.185	.404
7 如果我和配偶發生爭執，我總能使我們言歸於好。	-.158	.786	.282	-.137	.015	.003	.111
13 如果我們的婚姻有什麼不快，我相信自己總能挽回局面。	-.061	.709	.235	-.249	.001	.197	.186
25 我總能設法圓滿解決與配偶間的爭執，使我們雙方皆大歡喜。	-.134	.685	.236	-.270	.087	.090	.184
1 如果我的婚姻有什麼不和，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加以解決。	-.168	.589	.238	-.091	-.042	-.027	.010
19 夫妻之間問題的處理，跟我的溝通技巧有很大的關係。	-.293	.478	.190	-.016	-.096	.138	-.031
8 我相信跟好朋友傾吐婚姻中的不滿，他們可以給我有用的建議。	.039	.279	.643	-.125	.073	.124	.037
14 我會跟家人傾訴婚姻中的問題，因為他們可以給我物質或精神上的支持。	.109	.211	.642	-.155	.128	.043	.003
32 面對婚姻中的問題，我會尋求有經驗長者的建議。	.081	.187	.582	-.176	.140	.056	.084
36 我會請我們共同的朋友出面協調我與配偶間的婚姻問題。	.148	.050	.508	-.103	.255	-.047	.044
2 我相信尋求諮商專業人員的協助，可以幫我處理婚姻中的問題。	-.004	.169	.413	-.073	.121	-.115	-.081

表二 婚姻控制觀量表之題項及因素負荷量(承上頁)

29 我覺得多做好事可以積德，讓我的婚姻及家庭生活更美滿。	.246	.212	.187	-.846	.305	.185	.299
23 好人有好報，因此做好事的人一定會有好姻緣。	.290	.165	.087	-.809	.205	.254	.318
20 我相信默默行善會有好報，讓我的婚姻更美滿。	.192	.250	.221	-.712	.242	.410	.225
27 選在好日子結婚可以讓婚姻關係多一層保障。	.519	.077	.117	-.541	.256	.097	.410
17 遇到婚姻問題，我會請求法師(或牧師)開示。	.542	-.120	.184	-.257	.624	.148	.085
10 當婚姻中有問題，可以藉由禱告，請求上帝的帶領。	.187	-.021	.292	-.166	.620	-.028	-.015
28 我依賴宗教信仰，支持我面對婚姻中的問題。	.360	-.097	.201	-.376	.614	.123	.164
16 我會祈求神明(上帝)保佑，讓我們婚姻幸福美滿。	.403	.020	.308	-.469	.583	.214	.078
18 人生中很多事都自有定數，婚姻生活也是如此。	.299	.051	.059	-.337	.131	.679	.249
12 婚姻中的問題無法解決時，只好想說是上輩子欠他(她)的。	.482	-.059	.019	-.311	.285	.553	.486
24 回顧我的婚姻生活，我不得不懷疑這一切是否命中註定	.402	-.008	.044	-.419	.155	.528	.341
30 婚姻中如果有不如意，都是自己的命，怪不得別人。	.365	-.040	-.064	-.342	.110	.441	.529
34 夫妻相處有衝突時，我會避免處理它免得傷了和氣。	.155	.118	.086	-.278	.038	.156	.617
26 家和萬事興，只要我多忍耐，夫妻關係會比較和諧。	.037	.405	-.046	-.330	.281	.372	.610
11 為了這個家，我覺得自己委屈一點沒有關係。	.071	.405	-.027	-.253	.322	.390	.536
5 面對婚姻中的不愉快，我相信忍耐是有效的化解之道。	.110	.294	-.043	-.199	.300	.390	.496
33 如果能夠調整自己的想法(例如想開一點)，就比較不會在意婚姻中的不愉快。	-.040	.333	.240	-.223	-.001	.285	.394

#### (四) 各控制類型間之相關

在深入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雖然我們試圖在理論上找出七種不同的控制類型，但在實際婚姻生活的思考中，受訪者並不一定能清楚的區分其間的差異。這一點我們在統計分析上也看到同樣現象，例如根據上述因素分析的結果，類比、宗教、超越及克己等幾種控制觀間可能有某種程度的關聯。為了探索簡化理論概念的可能性，研究者進一步檢驗七個因子(控制類型)間的相關。

各控制類型的相關矩陣顯示彼此之間有或多或少的關連，沒有一個控制觀與其他六個控制觀在概念上完全可區分(見表三)。以邏輯控制來看，它與宗教控制、外控二者的相關趨近於零，與類比控制呈負相關，但是與其他控制觀(關係、超越、克己)都有明顯相關；以關係控制來看，它與外控、克己二者相關也趨近於零，但是與其他控制觀(類比、邏輯、超越、宗教)都有相關。顯然的，透過因素間的相關矩陣我們無法立即針對這七種控制觀進行簡化與歸類，但是它卻如實呈現受訪者的控制觀面貌，也就是在主客體互相涵攝的宇宙觀下的思維特性。

#### (五) 不同性別、年齡層與宗教信仰的受訪者在控制觀上的差異

為了解不同性別的受試者在這七種控制觀的差異，我們接著針對男女兩性在這七種控制觀上的得分進行平均數差異檢定。考量受訪者在各控制觀的得分間有某種程度的相關，因此採用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進行統計考驗。

表三 控制觀相關矩陣

	類比	邏輯	關係	超越	宗教	外控	克己
類比	1.00						
邏輯	-.136*	1.00					
關係	.153**	.300**	1.00				
超越	.487**	.226**	.185**	1.00			
宗教	.505**	-.018	.297**	.427**	1.00		
外控	.545**	.011	.039	.493**	.314**	1.00	
克己	.215**	.355**	.091	.446**	.179**	.487**	1.00

\* $p < .05$ , \*\* $p < .01$

MANOVA分析的結果顯示，組間多變量的效果達顯著(Wilks  $\Lambda = .905$ ,  $F_{(7,369)} = 5.52$ ,  $p < .001$ )。進一步以單變量考驗的結果顯示，在關係與宗教這兩種控制方式上，女性的數值比男性顯著的高。在邏輯的及克己這兩種控制方式上、男性則高於女性(單變量分析結果的考驗均以Bonferoni法進行調整)。換言之，在婚姻關係中遇到問題時，女性比男性較會透過人際網絡的資源(請家人、朋友、長輩協助)、或是寄託於宗教信仰的方式解決問題，男性則通常相信以自己的能力進行溝通或以克制自己、忍耐、或退讓的方式來處理(見表四)。

此外，在質性訪談資料及過去的文獻(如Heckhausen與Schulz(1995)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到年長受訪者的控制觀可能不同於年輕人，因此我們想從量表的數據中進一步檢驗不同年齡的人是否有控制觀上的差異。考量台灣社會常以出生年代做為區分世代差異(通常為10年)的標準，我們將受訪者的年齡以10年為一個年齡層加以區分，從20歲起算總共有五個年齡層，同樣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分別檢驗各年齡層在

表四 不同性別在控制觀上的差異

控制觀	性別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類比控制	男	17.58	6.24	3.25
	女	18.80	6.62	
邏輯控制	男	23.75	3.66	5.26*
	女	22.85	3.84	
關係控制	男	19.33	4.42	9.58**
	女	20.67	3.97	
超越控制	男	16.45	3.97	.53
	女	16.16	3.85	
宗教控制	男	10.94	3.90	11.10**
	女	12.32	4.04	
外控	男	13.91	4.02	1.53
	女	14.43	4.11	
克己	男	21.66	4.65	5.72*
	女	20.54	4.36	

\*  $p < .05$ , \*\*  $p < .01$

不同的控制觀上的差異(見表五)。MONOVA分析的結果組間多變量的效果達顯著(Wilks  $\Lambda = .793$ ,  $F_{(28, 1314)} = 3.12$ ,  $p < .001$ )。表五的單變量分析結果顯示，邏輯這類控制觀並沒有年齡上的差異，但是在類比控制、關係控制、超越控制、宗教控制、外控及克己這五類控制觀則有年齡上的差異。

針對各個年齡層以Bonferoni法進行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60歲以上的受訪者比其他四組受訪者更會採用類比及外控的控制觀來面對婚姻中的問題，而其他四組之間則沒有明顯差異。60歲以上的受訪者採用宗教控制的方式也顯著的比50-59歲的受試者多。20-29歲的受試者比60歲以上的受訪者更會以關係控制的觀點來處理婚姻中的問題。在克己這個控制觀點上，50歲以上的兩個年齡層的得分比40歲以下的兩個年齡層來得高。這些結果說明了年長比年輕的已婚者較會以克制自己、訴諸命運或以看風水、祭解等方式來面對婚姻中的問題。

表五 不同年齡層在控制觀上的差異

年齡層		類比控制	邏輯控制	關係控制	超越控制	宗教控制	外控	克己
I								
20-29	M	17.79	22.88	21.60	15.79	11.72	13.95	19.49
(N=43)	SD	5.99	3.97	3.57	3.91	4.89	4.22	4.39
II								
30-39	M	17.86	23.23	20.18	15.80	11.54	13.93	20.16
(N=134)	SD	6.66	3.64	4.09	4.08	4.29	4.16	4.79
III								
40-49	M	17.96	23.26	19.94	16.48	12.08	13.66	21.19
(N=114)	SD	6.12	4.03	4.57	3.62	3.66	3.74	4.16
IV								
50-59	M	17.57	23.66	20.07	16.49	10.68	14.29	22.73
(N=59)	SD	6.10	3.64	3.66	4.09	3.44	4.16	4.01
V								
60-90	M	23.81	22.62	17.77	18.35	13.69	17.85	23.11
(N=26)	SD	6.51	3.75	4.51	3.20	3.40	2.75	4.03
F值		5.42***	.450	3.52**	2.66*	2.87*	6.22***	6.35***
事後比較		V > I, II, III, IV		II > V	V > II	V > IV	V > I, II, III, IV	IV, V > I, II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從訪談中我們也發現，不同宗教信仰的受訪者似乎偏好不同的控制觀點。因此，我們亦針對不同宗教信仰的受訪者的控制觀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見表六)。考量各組間人數的差異及不同宗教間的同質性。我們將個人的宗教信仰分為道教、佛教、基督及天主教、無宗教信仰及其他等五個類別。MONOVA分析的結果組間多變量的效果達顯著(Wilks  $\Lambda = .741$ ,  $F_{(28,1303)} = 4.04$ ,  $p < .001$ )。進一步進行單變量分析的結果發現，面對婚姻問題時，在邏輯及關係控制的使用上並沒有因受訪者之宗教信仰不同而有差異，但類比、超越、宗教、外控及克己的控制觀點則與個人的宗教信仰有關(見表六)。同樣以Bonferoni法進行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信仰道教的受訪者比信仰基督、天主及無宗教信仰者更會採用類比的控制觀點。信仰道教的受訪者也比無宗教信仰者更會採用超越及外控的控制觀點。另一方面，信仰基督及天主教之受訪者比信仰道教、佛教及無宗教信仰者更會採用宗教控制的觀點，信仰佛教的受訪者則比無宗教信仰者更會採用克己的觀點來處理婚姻中的問題。

表六 不同宗教信仰者在控制觀上的差異

宗教信仰		類比 控制	邏輯 控制	關係 控制	超越 控制	宗教 控制	外控	克己
I 道教 (N=96)								
	M	20.16	23.31	20.08	17.13	12.13	14.99	21.40
	SD	7.08	3.72	3.87	3.58	3.81	3.84	4.14
II 佛教 (N=155)								
	M	18.54	23.15	20.23	16.55	11.59	14.34	21.46
	SD	6.26	3.74	4.44	4.03	3.84	3.92	4.29
III 基督及天主教 (N=25)								
	M	14.40	22.84	20.56	14.76	15.20	13.04	21.32
	SD	6.39	4.54	3.90	4.38	3.96	4.12	4.74
IV 無宗教信仰 (N=75)								
	M	16.52	23.51	19.63	15.16	10.29	12.81	19.49
	SD	5.64	4.01	4.53	3.76	4.06	4.46	5.12
V 其他 (N=21)								
	M	18.86	22.71	20.62	16.14	12.57	15.81	20.48
	SD	5.52	3.19	2.99	3.37	4.13	3.68	4.77
F值		6.00***	.29	.42	3.94**	8.04***	4.57**	2.81*
事後比較		I > III, IV			I > IV	III > I, II, IV	I > IV	II > IV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五、討 論

本研究以研究者提出的華人控制觀理論架構為基礎，並根據這理論架構進行婚姻控制觀量表的編製，以期能建立本土化的控制觀理論與研究工具。從因素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原先提出的華人特有的七種控制觀在這份量表中得到初步的證實。我們認為在華人社會文化中，特別是遇到婚姻生活中的問題或困境，每個人都會根據自身生活經驗而採用幾種不同的控制觀，以因應所遭遇的問題。此外，我們也進行一些初步的分析，以檢驗不同性別、年齡及宗教信仰的已婚台灣華人在七種控制觀的差異。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女性比男性更會採用關係及宗教控制的觀點來因應婚姻中的問題；而相較於女性，男性則傾向採用邏輯的控制及克己的方式。在年齡差異方面，年齡較大的已婚台灣華人比年紀較輕者傾向採用類比、超越、克己、外控、宗教控制等這幾類，年齡較小者則比年齡大者更會使用關係控制的方式來處理婚姻中所面臨的問題，但是在邏輯控制則沒有明顯的年齡差異。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同宗教信仰的已婚成人在邏輯控制與關係控制上沒有顯著不同。另一方面，信仰道教的人愈傾向採用類比、超越及外控的控制觀。信仰基督及天主教的已婚成人傾向採用宗教控制，而信仰佛教的人則較傾向採用克己的控制觀。

以上的初步分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性別、年齡及宗教信仰等變項在控制觀上所呈現的差異，在這些差異中有些頗能與過去相關的研究成果相互呼應。張思嘉、周玉慧及黃宗堅(2008)的研究成果顯示，相較於男性，女性更容易以個人外消極的適應策略來因應新婚期間的適應問題，尋求宗教信仰的支持即為其中的一種方式。相對而言，男性則比女性更會採用個人內積極(包含了解對方的需求，釐清狀況等類似邏輯的控制觀)及個人內消極(包含沉默、隱忍等類似於克己的控制觀)的方式來處理雙方關係的困境。此外，前文亦已提及，國外諸多研究指出，隨著年齡的增長，多數人會在得漸少、失漸多的情況下，對自己的生活目標進行調整或改變(Brandtstädter & Renner, 1990; Heckhausen & Schulz, 1995; Levenson, 1974)。也因此，在上述的研究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類比、克己、外控、宗教等幾種控制類型較會被年長採用的情形。這些研究發現也讓我們開始思考：到底是那些因素影響到不同控制觀的發展？隨著年齡增長，控制觀也會不同，到底是哪些生活經驗讓人發展出不同的控制

觀？此外，宗教信仰的教導又如何影響不同控制觀的型塑或發展？

本文嘗試說明的一個觀點是「多面向」(multidimensionality)。Yamaguchi(2001)提供了類似的思考角度：不同價值體系的文化，有著不同的控制取向(control orientations)；誰扮演控制行動主體的角色？以及誰是行動主體試圖控制的對象？控制的行動主體不一定要自己本身，可以是其他人或是整個群體，被控制的對象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外在事物。由於文化價值體系的不同，他的研究發現日本人傾向於選擇間接個人控制，而美國人則會傾向於選擇直接個人控制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東方人喜歡集體控制多過個人控制，而美國文化正好相反。Yamaguchi(2001)也指出，對於比較、了解不同文化間的控制取向時，需要抱持一個較為開放廣闊的態度，亦即個體不需固著於某種控制取向，在不考量個體的文化背景的前提下，二種以上取向對於個體都是可以列入考量的。換言之，多面向的控制觀可以假設是一個普遍的事實，不是華人所獨有的控制型態。而且，我們也發現受訪者會同時使用不同的控制觀與採取多種控制行動，並非要等到某種控制觀確定無效之後才採用其他控制觀。

就控制觀理論而言，人是「環境—手段—目的」中的主要操作者。控制論隱藏著一個基本看法：人可以獨立於「環境—手段—目的」中的任一環節之外，並且決定如何操作與運用任一環節。我們認為多面向的控制觀背後是基於一個特別的宇宙觀，也就是「行動主體」與「外在世界」之間互相涵攝的宇宙觀，在這個宇宙觀之下，主體與客體之間沒有清楚的界線，「環境—手段—目的」三者沒有邏輯的因果連結，人們在控制方式上展現了多元的面貌。

西方的「控制」概念，不論是操作環境或是操作自我，都隱含了某種主導的目的性(predominant finality)；在本土文化中「順天應人」的概念架構似乎這樣的目的性並不明顯，人是存在於更大的「天道」之中，「天時」、「地利」均深刻的影響著人的存在。順天應人的思考架構所呈現的是一種參與的目的性(participatory finality)，人透過參與在天地運作的大架構中求取個人最大利益。另一方面，在手段的選擇上，西方的控制觀所採用的是工具性思維(instrumental reasoning)，手段與目的之間有清楚的邏輯性。控制的手段若是操作環境，則是要改變環境，若是操作自我，則是要改變自我；改變環境與改變自我是獨立的二個結果。華人的控制觀採用

的是天人類比思維 (analogical reasoning)，控制的手段與目的之間呈現多重性，控制的行動若是操作改變環境，其目的常常是要改變人的心性或人際互動狀態(例如改床位以增進夫妻感情)，若控制的行動是著重修養自己的心性(改變自我)，則其目的是改變夫妻關係及家人關係；換言之，改變環境的手段也可以同時促成改變自我或人際互動的結果，改變自我的手段同樣可以附帶促成人際互動或周遭環境的變化。

另外，從表三的控制觀相關矩陣中我們看到，在定義中完全受外界主導的外控概念與類比、超越、克己等控制觀都有中度以上的相關；完全操之在己的邏輯控制亦與克己的控制觀有關。回頭再分析訪談內容所建立的七種控制觀，我們發現這七種控制觀之間有一種互相參照、指涉的特性(inter-referred conceptualization)。此一結果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在一般人的認知基模中是否有更簡單的控制架構？為了將表中彼此相關的概念做進一步的簡化，我們認為可以參考控制的目的性以及主客體互相涵攝的宇宙觀，將華人的控制觀界定為主導的控制(predominant control)與參與的控制(participatory control)兩種控制觀。主導的控制指的是人要操控、改變環境，以求取個人最大利益；參與的控制指的是人透過參與在外在環境的運作中，間接的達成自己的目的。其中具有華人文化特色的參與的控制還可依照控制的對象進一步區分為外在取向(world-oriented type)與內在取向(self-oriented type)二種類型：外在取向型所要做的是向外參與到人際關係網絡、大自然的時空秩序、神明所訂定的戒規當中，以求得個人想要達到的狀態或結果；內在取向型所要做的是向內改變或放棄自己的心念習性，以積功德、造善業為目的，迂迴的掌握自己未來的生命狀態。而新的華人控制觀架構與本研究所找到的七個控制觀之間的關係可參見表七。

表七 華人控制觀的理論架構

主導的控制 (Predominant control)	參與的控制 (Participatory control)	
邏輯的控制 (Logical control)	外在取向 (World-oriented type)	關係控制 (relational control)
		類比控制 (analogical control)
		宗教控制 (religious control)
	內在取向 (Self-oriented type)	克己 (self-modification)
		超越控制 (transcendental control)
		外控 (external control)

當然，這個理論架構必須在往後的研究中，透過實證資料來驗證。不過，我們也知道這樣的理論建構其實是用主客體二元為基礎的分析方式來思考。主導的控制與參與的控制二者之間事實上可能沒辦法截然二分，因為無論是外在取向類型或是內在取向類型，多少都引含著主導的意圖，而且外在取向與內在取向控制觀之間也可以互為目的或互為手段。若我們藉用Rothbaum等人(1982)的概念來略做修改，華人的控制觀特色應該是“change the self in order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vice versa”。

婚姻問題是發生在現實生活中，影響到一個人的認知、情緒、身體狀況、及社會角色。本研究的討論偏重在行動主體與外在世界的關係，但是面對婚姻問題時，行動本身如何影響行動主體的認知、情緒等變化？回頭去看，從構思本研究開始，沒有針對這些問題仔細思考，以致本研究的實證資料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但是以天、人、社會為一個均衡而和諧的整體的宇宙觀來看，行動主體控制了認知，也就影響了情緒；控制了情緒，也就影響了身體狀況；調養了身體狀況，也就影響了情緒與認知。婚姻生活中的問題及其因應方式如何回過頭來影響個人的身心狀態？值得在後續研究中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 註 解

註一：深度訪談的內容相當豐富且多樣，基本上上述理論反思中的幾種控制類型均得到證實，但是也使研究者必須再進一步深入對控制類型的分類及定義做調整。讀者可參考郭士賢、張思嘉(2004)。

## 參考文獻

- 李亦園(1996)：〈傳統中國價值觀與華人健康行為特性〉，見曾文星(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李國安(1989)：〈周易中的類比思維〉。《哲學與文化》，16期，48-70。
- 呂理政(1990)：《天、人、社會：試論中國傳統的宇宙認知模型》。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airiti

余英時(1984)：《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台北：時報文化公司。

利翠珊(2000)：〈婚姻親密祺感的內涵與測量〉。《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2卷4期，29-51。

利翠珊、蕭英玲(2008)：〈華人婚姻品質的維繫：衝突與忍讓的中介效果〉。《本土心理學研究》，29期，77-116。

郭士賢(2002)：〈從「天人類比」再思「控制觀」：一個行動理論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17期，269-307。

郭士賢、張思嘉(2004)：〈華人生活世界中的多面向因果思維〉。《本土心理學研究》，21期，233-267。

陳介玄、高承恕(1991)：〈台灣企業運作的社會秩序〉。《東海社會科學學報》，10期，219-231。

黃光國(1988)：《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黃光國(1995)：《知識與行動》。台北：心理出版社。

黃懿慧(2002)：〈華人組織與公眾關係——理論模式初探與建構〉。《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劃一九〇年度計劃執行報告書》，514-585頁。

黃曬莉、鄭琬蓉、黃光國(2008)：〈邁向發聲之路：上下關係中忍的歷程與自我之轉化〉。《本土心理學刊》，29期，3-76。

楊中芳(1992)：〈試論中國人的「自己」：理論與研究方向〉，見楊中芳、高尚仁(合編)：《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張思嘉(2001)：〈擇偶歷程與婚前關係的發展〉。《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4卷4期，1-29。

張思嘉、周玉慧(2004)：〈緣與婚前關係的發展〉。《本土心理學研究》，21期，85-123。

張思嘉、周玉慧、黃宗堅(2008)：〈新婚夫妻的婚姻適應：概念測量與模式檢驗〉。《中華心理學刊》，50，425-446。

鄭志明(1993)：《中國意識與宗教》。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劉惠琴(1999)：〈辯證的歷程觀點看夫妻衝突與影響歷程〉。《本土心理研究》，11期，153-202。

- Brandstädter, J., & Renner, G. (1990). Tenacious goal pursuit and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Explication and age-related analysis of assimilative and accommodative strategies of coping. *Psychology and Aging, 5*, 58-67.
- Chang, W. C., Chua, W. L., & Toh, Y. (1997). The concept of psychological control in the Asian context. In K. Leung, U. Kim, S. Yamaguchi, & Y. Kashima (Eds.),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Vol. 1). (pp. 95-117). Singapore: John Wiley & Sons.
- Eckensberger, L. H. (1990).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culture concept in psychology: A view from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In F. J. R. van de Vijver, & G. J. M. Hutschenmaekers (Eds.), *The investigation of culture: Current issues in cultural psychology* (pp. 153-183). Tilburg: Tilburg University Press.
- Heckhausen, J., & Schulz, R. (1995). A theory of control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life-spa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284-304.
- Levenson, H. (1974). Activism and powerful others: Distinctions within the concept of internal-external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38*, 377-383.
- Morling, B., & Fiske, S. T. (1999). Defining and measuring harmony contro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3*, 379-414.
- Rothbaum, F. M., Weisz, J. R., & Snyder, S. S. (1982). Changing the world and changing the self: A two-process model of perceived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 5-37.
- Rotter, J. B. (1954) Social learn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Rotter, J. B. (1966).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80, 1* (whole No. 609), 1-28.
- Weisz, J. R., Rothbaum, F. M., & Blackburn, T. C. (1984). Standing out and standing in: The psychology of control in American and Japa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955-969.
- Yamaguchi, S. (2001). Culture and control orientations. In: D. Matsumoto (Ed.) *The Handbook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 (pp. 223-24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g, C. K. (1961).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附錄一：質性研究之訪談指引

### 1.你結婚已經超過\_\_\_\_年了，你對這段婚姻整體的感覺如何？

-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
- 哪些事情讓你回想起來印象深刻？

### 2.夫妻關係中是否曾經有過危機或是嚴重的問題？

#### a.若無，在哪些方面你跟你的另一半會有意見不合？〔例如「錢的運用」〕

- 你們通常都是為了哪些事情起爭執？
- 你當時的感覺如何？〔追問情緒反應〕
- 當夫妻之間有爭執時，你如何化解？
- 為什麼要這樣做？
- 事情後來怎麼了？
- 後來你採取哪些行動？〔第二步驟的目的、結果〕
- 結果事情變成什麼樣了？
- 你們夫妻關係從意見不合到恢復正常的轉捩點是什麼？

#### b.若有，請你談談那次危機好嗎？〔例如「外遇」〕

- 你當時的感覺如何？〔追問情緒反應〕
- 那麼你一開始是如何處理？〔處理步驟、順序〕
- 你為什麼這麼做？〔第一步驟的目的、結果〕
- 事情後來怎麼了？
- 後來你採取哪些行動？〔第二步驟的目的、結果〕
- 結果事情變成什麼樣了？
- 你做了這些努力之後，彼此的關係有沒有改變？
- 若有，有哪些改變？
- 若無，為什麼會沒有改變呢？
- 你現在對那件事情的看法如何？

### 3.回想起來，你會覺得這段婚姻都是命運的安排嗎？

#### a.如果是，

-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段婚姻是命運的安排？

#### b.如果不是，

- 為什麼你覺得這段婚姻不是命運的安排？
- 許多人說「姻緣天註定」，你對這個說法的看法如何？

### 4.你曾經為了你的婚姻問題去算命、問姻緣嗎？

#### a.若有，

- 為什麼你會想要去問命？

- 這個結果對你的婚姻有什麼影響？或有什麼幫助？
- 你採取了哪些行動改變你的運勢？〔改名字、調整住家風水、…〕
- 你覺得這些作法的效用在哪裡？
- 如果沒有幫助，那又是為什麼呢？
- 那麼你有沒有再去找別的算命師問命或是採取別的方式？

b. 若沒有，

- 為什麼沒想到去問問看？

#### 5. 你曾經為了你的婚姻問題去廟裡求神問卜嗎？

a. 若有，

- 為什麼會想到要去問神？
- 你覺得這些作法的效用在哪裡？
- 如果沒有幫助，那又是為什麼呢？
- 然後還有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b. 若沒有，

- 為什麼沒想到去問問看？

c. 若有其他信仰，

- 你的宗教信仰為何？
- 你的宗教信仰對你解決婚姻中的爭執或危機有幫助嗎？
- 若有，請你說說是如何對你有幫助？
- 若無，為什麼沒有幫助呢？

#### 6. 除了婚姻之外，你在其他的事情上會去求神或問命嗎？

- 是什麼事？
- 為什麼你會想要去問命？
- 結果呢？算命的人怎麼說？
- 這個結果對你的婚姻有什麼影響？或有什麼幫助？
- 你採取了哪些行動改變你的運勢？〔改名字、調整住家風水、…〕
- 你覺得這些作法的效用在哪裡？
- 如果沒有幫助，那又是為什麼呢？
- 那麼你有沒有再去找別的算命師問命或是採取別的方式？
- 你怎麼做呢？
- 為什麼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若沒有，

- 為什麼沒想到去問問看？
- 可是許多人不是都從算命中得到指點嗎？

# Control Beliefs in Chinese Marriage

SZU-CHIA CHANG, SHIH-HSIN KUO

**Purpose:** Western control belief theory depends on a holistic view based on dichotomy—control refers either to control of the outside world or the individual self. Whil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osmology, the subject is seen a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nature, which is composed of three concepts: heaven, earth, and pers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nd among the three is understood to be interrelated with analogical effects. This heaven-human analogy and polytheistic religious belief form the basis of Chinese control belief. Based on previous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in-depth interviews, we classified 7 types of Chinese control belief. This study aims to verify the Chinese control belief framework proposed by the authors. **Methods:** We constructed the Chinese Marital Control Beliefs Scale and asked 378 married adults (mean age = 41.9) to fill out the scale. **Result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verified the seven control types. Gender, age,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s in adopting different control beliefs when responding to marital problems were also found.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Chinese control belief. Future directions for theoretical elaboration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control belief scale, marital relationship, gender difference, age, religious belief

---

Szu-Chia Chang: Professor & Chair,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Shih Hsi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scchang@cc.shu.edu.tw)

Shih-Hsin Ku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